

丹妮是个网络主播,主要直播一些美食,偶尔也接广告或卖货,因为内容缺乏新意,且竞争激烈,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丹妮的直播间由男朋友刘东打理,刘东身兼数职,策划、编辑、录制、经纪人。

春节过后,丹妮的直播间首次开播,这期的主题是吃元宵,刘东买来很多品牌元宵,丹妮一一试吃。整个直播过程中,观众寥寥无几,无法形成有效互动,更谈不上打赏。

下播后,刘东很生气,丹妮愁眉苦脸:“我们还是出去找份正经工作,这样下去房租快付不起了。”刘东没好气地说:“我会办法的,你别管了。”说完摔门而出,晚上回来时一身酒气,脸上却堆满笑容:“我们去农村,做乡村直播。”

丹妮虽然有点懵,但头脑还算清醒:“咱俩都是城里长大的,不会干农活,对农村生活也不熟悉,做乡村直播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刘东一副胸有成足的样子:“做主播就是摆拍做样子,又不是让你真去干农活,有啥可担心的?”

半个月后,刘东带着丹妮来到郊区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灶台、水缸、石臼,以及锄头、耙子、水桶、喷雾器等,丹妮觉得新奇,不停地看看这里,摸摸那里。到了晚上,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开着三轮车回来了,刘东迎上去招呼道:“孟哥,我们来了,以后少不了麻烦你。”那人笑着说:“我也是新农民,以后咱们互相学习。”

孟哥名叫孟强,比两人大好几岁,

□小小说

女主播

侯美玲

也是院子里的租户,去年刚搬来,原先和朋友一起创业,项目中途夭折,女朋友不辞而别。他决定离开伤心之地,经过仔细考察,在这里租了几十亩土地,种起了有机蔬菜。刘东正是看上孟强的蔬菜种植,才选择租用。

第二天早晨,丹妮、刘东跟孟强去菜地熟悉拍摄素材。在一个超级蔬菜大棚中,菠菜、芹菜、大葱、萝卜长势良好,孟强带领工人对用植物、草木灰、动物粪便等混合的有机肥料做无害化处理。有机肥料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刘东捂着鼻子,一脸嫌弃的样子,丹妮虽然不喜欢这种气味,但想到自己做的是乡村直播,主动做了心理建设。

当天下午,第一期乡村直播开始,丹妮穿着胶鞋、戴了手套,提着满满一塑料桶肥料,弓腰站在菜地中间。绿莹莹的菠菜着实让人欢喜,丹妮一边小心翼翼施肥,一边向观众介绍有机蔬菜相关知识。直播间在线人数不断增多,不少人发出弹幕,“转行做村播了,我看你好哟!”“不怕肥料臭吗,好样的。”“蔬菜好新鲜,有链接吗?”

第一期直播很成功,粉丝数量剧增,点赞数远超预期,还有人主动打赏

主播。刘东趁机和孟强谈起合作,准备带货有机蔬菜,但孟强却直接拒绝。

孟强解释道:“这些土地以前是常规生产地块,转换成有机生产基地需要两年时间,转换期间生产的蔬菜不是有机蔬菜。况且有机蔬菜需要严格认证,品种选择、生产基地、栽培管理、肥料使用、病虫草害防治都有标准,我的菜目前还不符合要求。”刘东根本听不进去解释,粗暴地打断对方:“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合作?”孟强很冷静地回答:“暂时不能。”

见两人快要吵起来,丹妮忙上前相劝:“不能作为有机蔬菜,那咱们就以普通蔬菜出售。”刘东立刻火了:“你是哪头的,普通蔬菜能卖到有机蔬菜的价钱吗,普通蔬菜直播有人看吗?”丹妮反駁道:“那我们也不能骗人。”

带货有机蔬菜走这条路不通,刘东的兴致一下子凉了半截,做直播也不那么积极了,倒是丹妮对有机蔬菜种植越来越感兴趣,每天一个人去菜地直播,跟着孟强一起培育壮苗、起垄栽培、覆盖地膜、调整植株,干起农活越来越有模有样。

回到家里,刘东总是抱怨孟强“死

脑筋”,丹妮就劝他:“再等等,我们要给孟强时间。”可刘东根本不愿意等,每天耷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三个月后,刘东向丹妮摊牌:“要么回城,转型做唱歌、聊天、或舞蹈直播,要么分手。”丹妮很委屈,眼泪涌出眼眶,刘东视而不见,丹妮伤心地跑出屋子。在一条小河边,她坐了下来,面对清澈的河水,越想越伤心。几个月来,她努力适应乡村生活,对自己的直播也有了新规划,可这一切都因为刘东的一句话即将结束,她心有不甘。

孟强刚从基地栽培回来,远远看见丹妮独自一人坐在河边抹泪,放心不下,悄悄守候在一边。丹妮哭累了,一扭头看到孟强,眼泪又流了下来。孟强站起来说:“回家吧,一切都会好的。”丹妮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是重点大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发展机会更多,为什么要来农村创业?”孟强想了想说:“大家都认为城市发展机会多,实际上农村的机会也不少,尤其国家正在倡导乡村振兴,建设美丽新农村,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这种大环境下发展农村,相信自己会有一番作为。”丹妮歪着头问:“什么是乡村振兴?”孟强故意卖个关子:“路上我详细告诉你。”

那天,孟强对丹妮讲了很多,丹妮也想了很久,最后她郑重其事告诉刘东,自己要留下来,因为对孟强的有机蔬菜有信心,对乡村直播有信心,更对乡村振兴有信心。

□诗 歌

拿捏泥土(外二首)

徐满元

泥土一经阳光鼓励
便因自信满满而坚硬
少部分思想活跃者
还想沿着缕缕光线的指引
去叩响天空的大门上
太阳和月亮的门环
最终还是雨水苦口婆心
将其劝回地面

脉脉含情的水
总让泥土的心肠变软
并愿意接水的想法行事
而水也总是千方百计
让泥土变得更加有内涵

阳光和雨水
仿佛一双巧手
常常把泥土拿捏到位
草木、庄稼便排着队
走出泥土体内
恰似星星钻出云层
向人间展现着光芒

背回一抔乡土

我从故乡田野
背回一抔乡土
像背回故乡般般重托

我将其放在阳台花盆里
花盆里不久便长出
一棵不知名的小树

我把她叫作乡愁
嗅觉灵敏的阳光
一来就闻出了
满屋子的故乡味道

其实我最清楚
那抔乡土和我一样
都是故乡身上
掉下的一块肉

童年的笑声

童年的笑声
是与杂质和污染划清界限
只会在幸福与快乐的两岸间
潺潺流淌着的小河
清澈透明
任由那颗明月般高悬的童心
随性沐浴其中

源自童年的串串笑声
如今都化为只只玉镯
叫回忆一遍遍打磨得
光滑温润又晶莹剔透

如果说哺育我的
那个名叫黄泥巴塘的小山村
仿佛落座岁月深处的陶罐
那我童年的笑声
全化为清晰依旧的陶纹

冬之旷野

贺红岩

寒冷的西北风
是冬日的主角
冬之旷野
是秋叶枯萎的战场

粮食归仓
庄稼秆瑟缩在风中
伫立不倒
成为大地上的坐标

旷野的风
吹着口哨疾走
惊了秋虫的梦
触动游子的心

大地苍茫
一丛丛野菊花
在风中绽放金黄
成为惹人眼眸的焦点

两只喜鹊
在田野上蹦蹦跳跳
喳喳地交谈
找寻越冬的食物

晚霞的光辉
照耀着大地
麦苗的绿
就是走向春天的脚步

□随 笔

素心如简

和智娟

煮一锅清水,切几块豆腐,或是白菜,或是土豆,或是西红柿……等水开了,把切好的菜放进锅里,少顷,连锅端上餐桌,佐以一碗粥,既无油盐,也无蘸水,这就是我的晚餐。

不知从何时起,迷上了这种简单的饮食方式。忙碌一天后回到家,一碗清粥,一份素菜,已成我多年不变的晚餐。

中国是饮食文化大国,无论贫富对吃历来是非常重视的。大观园里一道茄鲞可以让刘姥姥吃得连连说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寻常百姓家一碗烩面,一碟鱼香肉丝,一钵老火靓汤……讲究的也都是色香味俱全。时下追逐美食的人们更是流行起了当“吃货”,能吃,会吃已变成一种懂得生活的崇高赞誉。相形之下,我这一粥一菜的简单晚餐就难免显得格外寡淡。

寡淡就寡淡吧,这些年从管住自己的口舌开始,我始终坚持着这样的晚餐。

每个傍晚,日薄崦嵫,就着清粥,细细品味未加调料的蔬菜原味,吃白菜时就只吃到白菜味,吃土豆时就只吃到土豆味。时间长了,竟已离不开这样的

饮食方式,进而从中咀嚼出生活的原味,体会到人生的本质。

现如今,由这一粥一菜的饮食方式衍生出来的简单生活姿态,早已犹如生命之泉,慢慢渗入我生活的每个细节,使我的生活在有形无形之间,或多或少,随时随地,都受到它的滋润灌溉,悄然改变。

因为简单,我不会沉迷于繁琐的名利,不会留恋红尘的流光溢彩,更多时候都能摒弃世俗杂念,静对心灵。就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所展示的那样,当所有的欲望只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所需时,我开始能更从容、更淡定地享受人生。

《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到最后就接近“一”,接近道,最终就是禅的境界。联想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突然觉得,深居简出,素衣素食,何尝不是一种禅的境界。

养几朵不知名的小花儿,穿了家居服熬一锅清粥,闲时看看书,品味书里书外的冷暖人生,偶尔给朋友打个电话,谈谈天气或者扯扯家常。如此这般的素常生活,恐怕也算得上是人在世俗中的一种修行吧。

林里,什么也没有,感觉无从选择,四面楚歌,彻底地绝望了。在我身边,是阴森的林涛,犹如虎啸狼嚎,猿吼的撕心裂肺,鸟语的声声掠耳。

突然,我听了潺潺溪水声。我大脑灵光一现,寻着水声找到了一条溪流,那水清澈,可以喝,溪的两边开着野花,树上结满了果实。溪水里有鱼,还有鸟兽来喝水。我如释重负,我想在溪水边,我有吃有喝,可以活命了。还有,我沿着溪水向前走,可能遇见一个在森林打猎的猎人,就有了走出密林的伴侣,他会带着我走向溪水流向的小河,然后走出森林。我想着,信心更足了,如释重负地奔跑着,歌唱着。突然,我在兴奋中醒来了,原来那是一场梦。

多年后,我听一位学者说,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在迷失的森林里,什么也没有,重要的不是拥有地图,而是指南针,那指南针比地图更为重要。胡适还说,寻找到森林的溪水,就是寻找到有方向的指南针,那是水的指南针,是让你走出密林的最佳选择。我想,是呀,那水往下流,一定会流出森林,流向村庄,让你皈依人间。

□随 笔

一条河该有几道弯?

马 卫

一条河该有几道弯?

没人回答得出来。教授不行,专家也不行。但是,是河就得有弯,如果一条河变成直的,直得像一条跑道,那一定会出问题。

我的老家黑水凼,上世纪70年代,发动全大队的社员,用锄头和箢箕,流血流汗,饿着肚子干一冬,把一条河变直了。体现了“人多力量大”,体现了“大寨精神”,体现了“人定胜天”。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山洪,不仅无情地摧毁了新开的河道,冲毁了田地,淹没了即将收获的庄稼,还冲垮了几家农房,造成重灾。

旧的河道有河弯,每年山洪来临,因为河弯,山洪的冲击力逐渐减弱,很少造成水灾,即使有水灾,也不大。可是没有了河弯的阻碍,山洪变得放肆了,残暴了。

这样的事,除了下命令的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懂,或者装着不懂外,本地农民都懂。可是社员的话不管用,谁怕被戴上一顶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劳命伤财的结果,就是每人再次减少基本口粮,在冬春之交受饿,吃野菜,外出乞讨。

改革开放后,农村修河的事少了,但城镇把河沟盖起来,在两边修房,甚至直接在河面上修房的事,我还真见过。万州周围的南池沟,把沟道盖得像家里的下水道。

2005年,我到一家建筑总公司挂职办公室主任。夏天,山洪暴发,直泻而来,公司的27号办公楼,因为河道被拉直加盖,那里水堵了,溢不出来,成了危险地带——邻近的山体要滑坡。

河道直了没有弯,没法减少山洪的冲击力。

河道被盖,泥沙淤积,泄洪道变小,没法排水。山体被水浸泡变软,滑坡危在旦夕。

事后,我问建筑总公司的经理:你们没有计算过吗?没有预测过吗?

经理说,他给老板汇报过,也提过建议,可是把河道拉直,把河道加盖,可以增加大量的土地。土地是钱,而且是大数额的钱。

我哑然无语。

一条河该有几道弯,我不知道,但一条河必须有弯。

于是我想起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后进机关很顺利,我的老师同学家人还给我设计了人生快捷通道:什么时候科长,什么时候局长,什么时候部长等等。

后来我什么长都不是,不顺得比乡村的河弯还多。

就在大家对我失意的时候,我的小说散文冲出来了,该发表的发表,该出书的出书,该拿奖的拿奖。后为在作协混个啥当当,顺理成章。

这时人们又有话说了,得感谢那些曾经暗算过我的人,曾经诋毁过我的人,曾经把我将要得到手的官帽弄丢的人。因为没有走入官场,我一心从文,心无旁骛,才有今天的成功。

其实他们想多了,我只是牢记了一条:一条河就得有弯。那么人的一生,就得有坎坷,这才是完整的,也是自然的。河弯减少了冲力,坎坷磨砺意志。

一条河该有我少弯,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河就得有弯。

我坚信。

我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大树参天,看不见太阳和月亮,也无法望到天空星星,只有无边的孤独和恐惧,让我毛骨悚然,遍身冷汗淋漓,目光绝望,耳畔风声鹤唳。

我想,我该如何走出这片森林?如果有张地图,或者有个指南针就好了。那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哪儿是山谷,哪儿是山峰,我看不见日月星光,分不清东南西北,即使有地图,摆不正方位,也是一张废纸,何谈找到我在地图上的位置,选择走出去的最佳路线。可是,如果有个指南针,比地图好,能够指向我来时的南方,一直向前走,就能走出森林。我还想,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据说比印刷术、火药、造纸术发现更早。那些先秦时代的古人,大约在战国时期,他们在探寻铁矿时发现了磁铁矿,就用天然磁石做成汤勺似的指南针,放在平滑的底盘上,让它旋转后静止下来时,勺柄就指向了南方,恒定不变。

而此时,我没有指南针。我突然感到更加失落,因为在我的越野车上,挂着许多时髦的指南针,有香水摆件式的指南针,水挂



高贵的“文化快乐”

黄燕凤

□随 笔

“文化快乐”与众不同,她既可以很安静,也可以很宁静,而且高贵、生动和深湛。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开始时,几乎每天都要拉出去批斗,后来情况有所好转,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打铃,还兼管传呼电话,就是有人来了电话,他就站在门口喊几声“几零几室,某某同学的电话”。这件事如果搁在别人身上,一定会有满肚子的怨气,季先生却居然感觉很快乐,说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因为他终于有机会每天偷偷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悄悄带到门口的传达室里,一旦有了电话,他就在边喊电话的时候,边琢磨着怎么将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着一种人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最终度过了那段非人却快乐的时光。

与季先生一样,杨绛先生的快乐同样充满着文化的快乐。

杨绛先生也没有逃脱那个疯狂年代的迫害,被发配到文学所的厕所做清洁工。于是她自费准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子,每天在十几个厕所里认真地清洗,将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来的面

□散 文

水的指南针

鲍安顺

扣带式的指南针,在矿泉水杯上也有指南针。那些指南针,浮在水上,悠然摆动,让我此时想着眼馋,内心沮丧。

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上小学时,我就